

民主与宪政



行發社版出媚

初版 3000 冊

有版權·不准翻印

本書共八〇頁

每冊定價十六元

民主與憲政

張申府等著

峨嵋出版社發行

一九四四年一月 重慶

抗戰建國叢刊

- | | | |
|-----|------------|----------------|
| 第一輯 | 國際與外交 | 張志讓等著
每冊十七元 |
| 第二輯 | 民主與憲政 | 張申府等著
每冊十六元 |
| 第三輯 | 中國經濟的現狀與對象 | 千家駒等著
每冊可出版 |

魯迅全集單行本

- | | |
|---------|-----------|
| 且介亭雜文集 | 一九三四年作 |
| 且介亭雜文二集 | 一九三五年作 |
| 且介亭雜文末編 | 一九三六年作 |
| 花邊文學 | 一九三四年作 |
| 三閒集 | 一九二七—二九年作 |
| 兩地書 | 一九三三年作 |
| 桃色的雲 | 翻譯·童話劇 |

峨嵋出版社發行

人民的，由人民的，爲的人民的政府，其不絕滅于大地。

林肯（由其蓋提斯堡演辭）

民主與憲政目次

引言——展開民主與憲政的討論	編者（一）
民主原則	張軍府（七）
民主主義的死敵——法西斯主義	張友漁（二一）
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	張志讓（三五）
民主運動與經濟建設	沈志遠（四三）
近代中國民主運動中的婦女	劉清揚（五一）
清末立憲小史	鄧初民（六三）

不其速憲政引言——展開民主與憲政的討論

至國憲制民主的實施，憲政的推行，政府意志，莫不傾向於民主與法治；則中國今後政治之主流，當必符合世界潮流，民衆心理，政府意志，莫不傾向於民主與法治；則中國今後政治之主流，固合與所在，自可毋庸懷疑」。

問：這幾年來，由大不報社評「如何促進憲政實施？」近年來不可多得的一篇緊練具體有力的極致裏面的兩句話，是否已盡其極？今日國難日深，民衆要求民主與憲政的呼聲，不啻為民權主義本中國國民黨一貫的信條，實施憲政以爲國民政府既定的政策。民主，憲政，法治，守法，以及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利，民事自由，他正爲今日一切在野黨派，民間團體，各界人民，共同的呼求。喚果民主非一，中國需要憲政與法治的民主國。要這中國，果能實現，實然在這種情勢之下，中國的民主前途確是了無疑問了的。

最近政府已決定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的大致期日。并已指定一部分人士成立協助促進憲政實施的組織，意在對有關事項作廣泛的準備。這樣，不但抗戰的勝利既已在望，民主的凱歌也確已可聞了。

在這個時候，各界人民如何奮起，響應政府的勝舉。不使政府的美意再度擲於虛牝。

的將來的到來，同時也間接推動目前另外兩層最殷當務之急，就是一，僵局的打開，二，不讓殘忍的戰爭再如法西斯的意思延長下去，這實在是今日各界人民應該當仁不讓，也義不容辭，實無旁貸的事。

但是什麼是民主呢？如果民主非一，中國需要那種或那些種的民主呢？要在中國實現那種民主需要準備什麼條件？一般所謂民主與一般所謂憲政關係如何呢？民主，憲政與所謂法治，所謂守法，關係又是如何的？近代中國過去的民主運動，憲政制度，是為什麼失敗了的？各界人民在民主運動或憲政運動上各已有過什麼作用，或應發生什麼作用？今日國際新的民主潮流，內容如何？如何起的？已有了什麼表現？將趨向到什麼田地？對於中國有什麼影響？中國又應怎樣與之配合呢？

諸如此類的問題，即起而加以縝密的研究，周密的討論，也未嘗不與由今日走到憲政實施以至圓滿的民主的實現的悠長行程中的應有的事。這其實也是應該號召各方面多數人共同來作，而不是寥寥幾個人所能濟事。

這本小冊的編刊就是想在這項研究討論工作上多少盡點應盡的薄力。只是因為篇幅時間的限

制，所能觸到的問題確是太少了。這也就證明少數人担負不了大責任；任何作爲，寧讓其有效，總少不了專集思廣益，集策羣力。

想讀者們對於以上列舉的一類的問題，一定也會有濃厚的興趣。假使不棄，肯廣抒宏論投寄我們，「民主與憲政」繼續，再續集的編刊，也更是我們所欣期。那麼，這幾篇文字的先行發表，也就有鑰鑰引玉的意思。

至於本冊中這幾篇文字的編列，一看可見，是由民主而到憲政，由一般而到特殊，由理論而到歷史，由抽象而到具體。要曉得一個東西，知道了它是什麼，也要知道它不是什麼，在實踐上，尤貴如此。法西斯不僅是民主的止反面，而且正是民主的敵對物。講民主而詳論法西斯，便觸覺一個顯明的對照，令人知所警惕，不致被迷。今日整個世界大勢所趨的民主與整個三民主義的理想頗有妙合處，這并不是可以驚人的話。或美國國際問題專家嘉爾教授去年的名著「和平之條件」暢快的所論，已大足以令人喜驚。所以此問題上也作了簡單的陳述。

其次，政治與經濟是分不開的，這也正爲今日全世界所注意。在今日中國要實現民主，尤其缺不了發達科學與經濟建設。事實上，政府也正是在這樣地布置着，策進着，應該加以開發。民主運動并不是男子運動，本以婦女爲一主幹，中國婦女界也確曾并還在作着這樣的主幹。

他對這方面歷來的情形也有一篇大體的報道。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看看清末所謂籌備立憲的情形，當也可以使人別有會心，知所趨舍。立憲不必就是民主。就是現代的民主國也不止一個，不止一種。比較比較，當也不失爲一件大有意義而彼此有益的專。不但古詩說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且俗語也有之：「不怕不驕貨，就怕貨比貨」，都是表示借鑑的益處。只可惜準備了一篇這後一類的文字，臨時終未能印入。

民主運動本是一種雙重意義的青年運動。近代中國男女青年，由戊戌，辛亥（包括黃花崗）以至「五四」，以至民十六，以至「一、二九」，在民主運動上，也曾演過最生動最卓越，可歌可泣的角色。這本冊子本也想有一篇講民主與青年的文字，也因時間的關係，未得編入。可是對於方來的民主憲政運動，青年仍會有所貢獻，看勢也就要表現在眼前。

關於今日國際的民主的潮流，以英國成名的歷史家，歷史哲學家，政治哲學家而論，像巴克兒教授，像今正初九天逝了的柯靈烏德教授，像曾作有「民主綱要」的牛津紅院長林賽博士，上紹白齊德等之後，這一年多來，就都出了關於民主政治的鉅著。而美國政治上最負責任的人物，像羅斯福總統，像華萊士副總統，像赫爾國務卿，像前駐國務卿威爾斯，像在野的共和黨領袖威

爾基、這幾年內對於民主自由，也都發表過值得記取的名論。惜本冊對此也是有志非逮，未能多所發揚。那些鉅著不必說，倘使有人肯把那些名論即輯而譯而刊之，以便參考，也不失爲一宗功德無量的事業，定有裨於民主與憲政的討論的開展，也定有裨於中國民主與憲政的實現實施。

羅斯福總統在今年九月十七日致致國會檢討戰局的咨文中會說：

「假如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還容許法西斯主義的任何遺痕，以其惡毒的任何形式，繼續存在，那我總不能稱，在這次戰爭上已獲得了全個的勝利」。

也就是一句令人無限興奮的話，而爲一切主張民主自由而擁護反法西斯戰爭的人所應念念不忘。

人而並走上實踐了一種主義。自由、民主、編者

民主因實踐第一時人而實踐自由主義。民國三十二年十月末

民主主義實踐人實踐自由主義。

民主確乎證明人類對於人人的權理有一種靈活之感。……

民主因為堅持一切人都應有把自己弄到最好處的機會。……

人類進步上實劃了一個主要階段。……自由，在最後分析下

之下，不僅在沒有束縛，而且在每人都有為個人的好處而

出這是一個人類進步的機會。這種認識與有階級主義的到來，獲得獨立了觀念不忘。

治，派其勢力不消解，亦最究揮筆十日變了全圖的總匯。

「即成其世界而計此事，嚴密者……」由其「一個超脫的觀察者」，編譯其

嚴密編譯者今於本月十日發登國會辦「九三四年天津大學出版部出版」

嚴密編譯者今於本月十日發登國會辦「九三四年天津大學出版部出版」

而竟也。惟其論者不必細，餘對言人有明應盡冷能唱神而謂而詳立，以與參法，此不夫置一家也

爾基，嚴密編譯者今於本月十日發登國會辦「九三四年天津大學出版部出版」

上次大戰中一個叫得很響的中心口號就是威爾遜的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得安。

顯而易見，在這二十五年裏頭這是沒有作到什麼的。

至少就這個意義說，已很可以說，這次大戰乃是上次大戰的繼續。

這些年來，對於民主雖然有種種看法，種種論調，但現在聯合國方面却公認爲這次之戰是爭自由爭民主之戰。所謂法西斯，前前後後，裏裏外外，都是與自由與民主鏖擊敵對的，都是與自由與民主勢不兩立的。而且凡是壓迫自由妨害民主不講理性的東西，不管有多少樣的方式，都可歸入法西斯的囍類。

法西斯不僅僅是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也同時是極端封建的，落後的，倒退的。這也是今日所有進步的懂得民主的人士所應能公認的。

但是現在還是要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平安麼？

這也不是的。

現在所求的實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進步，實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發展。

現在許多人都聽得了；要想安全，必須進步；要想穩定，必須向前發展。

肝銜全局，觀察世論，很可以看出，有好幾點是現在世界許許多人都同意的了，或認爲無可

如何了的。

第一、現在是正過在一個革命的時代。而且是一個人民的革命的時代。或者甚至說，這種革命是人民的，而非一個階級的。現在也正是人民的或普通人的時代。

第二、民主必須擴張，必須由僅僅政治民主擴張到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如經濟上，社會上，不民主，所謂政治民主也就是假的。假民主一定站不住。也可以說，非整個民主即無民主。民主絕不等於代議制或放任主義的經濟或國際的無政府。

第三、「經濟人」要代以「社會人」，經濟人的時代要繼以社會人的時代。社會必須是有機的；必須不是各自爲富，而是共同謀福的。有人且說：今日要得到的民主必是新民主，必是「有機的民主」。如果孔子曾以仁爲人類關係的最高理想，而仁字可以最活最能感能生爲界說，那麼，道路不管還要怎樣曲折遼遠崎嶇，人類社會究已在向之而趨。這一層是與前層有似相反相成的一種情形。

第四、社會各方面，特別像經濟方面，科學方面，設計或計劃化 Planning 必大流行，必不得不大流行。這也可說是與自由民主相反相成的。設計或計劃化其實是并不違反自由民主，甯可說是自由民主更進一步的具體表現；或更好說，設計或計劃化可以使得自由民主更圓滿地具體實

現。當然，要圓滿作到民主的設計或計劃化，也有它少不了的條件。

第五、戰後必要有一種强有力的國際組織甚或世界政府。有的且說，最好即以今日的聯合國為基礎。關於戰後永久和平的計劃，近年真是甚囂塵上。總帶地，為從一種根本克服過分民族偏性（或如斯大林所鼓吹的排除種族成見。——特據鄭啓愚博士今年在西美卜坡利市出版，由民主主義講到數理邏輯的太著『東西文化比較觀』卷首小引中所舉）而作各民族各文化傳統間的精神聯繫的國際大學，也正為世人所注意。——固然戰時戰後應該並重，但究竟先有戰時，後有戰後；先勝利，然後才能和平。可是如迴避戰後不談，既不管『凡事豫則立』，且亡羊也不事補牢，那也不免是迴避問題，迴避困難，而非正視問題，解決問題之道，至少人會疑其用心。而且問題，也決非一張憲章，幾條原則，所能濟事。況且，如果有人不得直接盡力於戰爭，談談勝利的戰後，總也可以比於搏弈！——只是關於戰後國際組織甚至世界政府（此後亦當然絕少希望）的如何構成，如何產生，雖然藍圖，方案，甚多，但也正因為計劃甚多，遂致眾說紛紜，難衷一是。與我最同情而非開玩笑的羅素先生今春在一篇美妙邏輯切實周到的大文『戰後世界的若干問題』裏（紐約出版的新雜誌『自由世界』一九四三年四月號），曾鄭重地說：『開始的國際權力機關應由合衆國，大英共和國（即大不列顛與各自治領），蘇聯與中國而成。它們四國應結成一個隨

時可以邀請別的國家加入的聯盟」。讀來最是令人興奮。總之，仍沿舊日的此疆彼界，國際無政府狀態，是不行了。不能各自爲戰；各自爲治也明白是不行了。民主必須兼是國際的。

凡此種種都是今日全世界大勢所趨的一種意義的根本方面。

本來，縱然今日全世界真覺悟的人還不太多，就是許多覺悟的人覺悟到的程度也很有限；但大多數人都已覺悟到了幾千年前已經揭穿的一種情實。那就是：人與人差不多。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只是有的人身量長的高一點，看得遠一點，早一點。有的看得早一點，而就識的早一點，因此曾提出橫聯繫。有的則有知也有養，雖看到了也不說。現在許許多多人都已覺悟到了，將根本無種，齊其人，予也是人。在這種情形下你還能限定某些人只得被治，只許由，不許知，使民知之，豈不正是安吉爾今日纏雜素的「讓人民覺悟的著名的老子」的主張，且這可以證實，而完全無所遺了。

而且人與人雖有差而不多，不但於中國的古訓，在其具有現代科學（特如遺傳學等）的專據根據。在這種情形下，誰竟還要我自智自雄，唯我獨尊，致落得枉費心機，徒勞無補。

海西頓的種族論久已被世界的人類學與生物學者駁得體無完膚了。一個所謂東西中國古

種一個個重大的東西，當然是變態易舉。對着一個明非個力所能勝的東西，也一定不該有人

偏備要獨力支撐，而不虞舉鼎絕膺，以至「鼎折足，覆公餗」。

衆力成城，衆口鑠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本也是流傳至今猶可節取的中國古訓。

說到中國，民主幾乎已成了今日的萬應丹。在這個由世界的大勢以至國內的大勢所趨之下，從客觀上，中國的民主前途，已絕對可以斷定，而完全無可懷疑了。

在今日世界，任誰當政，或駕一羣之首，如不悟遵民主原則，必都不易維持。

社會的進展總是循着螺旋擺動，波浪起伏，循環反復的路線。前事是後事之師，後事也是前事之反。而且照着反的兩義，反還與反對，都可說。也必須分別階段兼用兩義才可說。這是歷來社會進展的公律，一向都然，至今未爽。

自從清末民初以來，中國雖仍經過不少障礙，不少犧牲，不少曲折，不少倒退，但就通盤尋較言之，却是總在逐漸推進，窮則變通之中。推進變通到今日，根據上項公律，適應時代需要，人民呼求，除了民主，已別無它路可走。

在國際上，同樣根據同一公律，爲反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多面的無理性潮流，揚棄取舍於十八世紀的理性時代，配合科學技術工藝用具的向上的發展，顯應世界出產交易往來交通的新局面，